

觀堂古金文考釋

觀堂古金文
考釋五種

海甯王氏校印

毛公鼎銘考釋

王忠愍公
遺書內編

海甯王國維

三代重器存於今日者器以孟鼎克鼎為最鉅文以毛公鼎為最多此三器者皆出於道咸之後而毛公鼎首歸灘縣陳氏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時學者競相考釋嘉興徐籀莊明經同柏海豐吳子苾閣學式芬瑞安孫仲容比部詒讓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先後有作明經首釋是器有鑿空之功閣學矜慎比部閎通中丞於古文字尤有縣解於是此器文字可讀者十且八九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

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多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誼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從來釋古器者欲求一字之無不識一誼之無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誼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我輩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誼

例考之古音以通其誼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字之變化由此以至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識誼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疎密故得失亦準之今為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可疑者闕之不備者補之雖較之諸前輩所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強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

云也丙辰四月

王若曰父厝不顯文武

書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

皇天弘猷厥德

書洛誥萬年猷乃德齊侯錡鐘余弘猷厥心

配我有周

配對也自人言之則曰配天曰配命曰配上帝自天言之則曰配我有周矣

惟受大命

史記周本紀王再拜稽首曰膺受大命

此本逸周書克殷解今克殷解

此語鼎文膺作𠄎即說文𠄎字其字从𠄎下佳𠄎从人

从一炎之側視形也何以證之如異字殷虛卜辭作𠄎

殷虛書契前編
卷四第九葉

作𠂔

同上卷七第
四十三葉

皆从日从𠂔日在人

側日吳之意也而鄂侯馭方鼎之𠂔字則从𠂔作𠂔其
本誼為朝宴从吳从女會意是𠂔𠂔字亦作𠂔篆文之
𠂔則由𠂔而變𠂔與宴亦由𠂔而變也又此鼎𠂔字即
說文𠂔字說文𠂔从𠂔然石鼓文𠂔𠂔之𠂔从𠂔其直
上出乃𠂔之變形篆文之𠂔則又由𠂔而變猶𠂔之由
𠂔而變矣古象形之字或作正視形或作側視形往往
隨意且視字之結構而變知𠂔𠂔之可作𠂔則無惑乎
𠂔之可作𠂔矣𠂔从𠂔下住古人養雁常在臂亦間故
以此會意且亦雁雙聲字謂之𠂔亦亦聲亦可篆文作雁

乃有瘖省聲人聲之說失之遠矣鼎文假為應字益公
敦應受大命亦如此作

衍襄不廷方止不閑于文武耿光

衍古或作𠂔

孟鼎或作𠂔師寰敦

尚書作率詞也詩大雅幹

不庭方書立政以觀文王之耿光

唯天畀集厥命

畀未詳競季子白盤作𠂔諸家釋為庸書文侯之命惟

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唯先正𠂔辟厥辟

書文侯之命亦唯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𠂔未詳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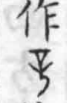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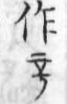
丞釋為克案公伐郅鐘及公伐郅鼎攻戰克敵之克皆
作𠂔散氏盤尅字作𠂔从𠂔吳蓋本之然𠂔字實與克
鼎𠂔字形尤相近而克鼎又自有克字作𠂔則釋𠂔為
克者殆非也辟古𠂔字金文多用此字此鼎云𠂔辟厥
辟又云辟我邦我家克鼎云辟王家又云保辟周邦宗
婦敦云保辟鄴國晉邦盦云保辟王國或作辟或作辟
其誼皆同案說文解字辟部𠂔治也从辟𠂔聲虞書曰
有能俾𠂔是壁中古文𠂔作𠂔辟與辟形相似字本作
辟後譌為辟後人又因辟讀與辟讀不同故於辟下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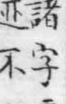
𠂔以為聲

古讀辟如𠂔說見
下辟𠂔雙聲字

又省作𠂔書君奭之用𠂔

厥辟即此鼎之口辟厥辟巫咸又王家即克鼎之辟王家也康誥之用保人民多士君奭之保人有殷康王之誥之保又王家詩小雅之保艾爾後保人保艾即克鼎宗婦敦晉邦盥之保辟也考說文辛部辟臯也从辛官聲又官部官危高也从官中聲讀若臯余案官蓋辟之省觀危高之訓與臯之讀乃截辟之辟之假借字雖與辟同聲而辟之聲決非由此得當从辛得聲又辟字所从之辛其誼為辛其形則非辛非平說文辛平分為二字辛部云辛臯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又辛部辛从一辛辛臯也羅參事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說文

分辛辛為二部卜辭只有辛字凡十干之辛皆作辛古
金文始有作辛者其實無別蓋本一字許君以童妄二
字隸辛部而辛部諸字若皐辜以下無一不含辛誼是
不當分為二部明矣案參事謂辛部皐辜以下諸字皆
當入辛部其說甚確惟謂辛辛一字則頗不然余謂十
干之辛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作或作訓皐之
辛又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作作此二字
之分不在畫之多寡而在直之曲直何以證之凡古文
宰辟辭辟章諸字皆从或作其中直皆折而左無

一从若作者惟童妄言篆諸字在字又殷虛卜

辭有𠂔字

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二十一葉及卷六第二十九葉

說文口部𠂔語

相訶𠂔也是篆文之𠂔亦或作𠂔又卜辭有𠂔字

同上卷六

及四及第十葉从𠂔从𠂔當即辭字而卜辭从𠂔金文从𠂔知

𠂔𠂔一字𠂔田盤王命田政𠂔成周四方責𠂔从𠂔𠂔

即篆文从𠂔𠂔之辭政辭即政嗣之假借知𠂔乃𠂔之

𠂔文然則𠂔本作𠂔後變為𠂔與說文𠂔𠂔二字皆異

體也其音當讀如𠂔不如愆何以證之曰凡說文从𠂔

从𠂔之字其音多與𠂔近口部𠂔从口𠂔讀若𠂔言部

言从口𠂔聲此𠂔聲者許君意益於愆之疊韻求之其

實當於雙聲求之言者𠂔𠂔之雙聲也又木部櫛伐木

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皂櫨櫨櫨或从木

辭聲梓亦古文櫨此字又或作枿說文𠂔部皂字下引

商書若顛木之有皂枿書盤庚釋文櫨本又作枿梓與

枿皆字之誤其字本當作枿从木𠂔聲宜都楊氏影寫日本本未改字

商書盤庚枿字正作梓後世因桐梓之梓省宰从𠂔與此相混而

改之遂失其聲拿卉與櫨雖為同部字然𠂔與櫨則同部而又雙聲也又豕部彖

从豕辛而及部毅字以彖為聲彖𠂔雙聲蓋會意兼形

聲字此皆𠂔讀若櫨不讀若愆之明證也𠂔字之形與

音既定則辭之形與音從之其字殷虛卜辭作𠂔从自

从𠂔與辟从人从𠂔同意辟之古文从人凡說文从𠂔之字古文皆从人作釋為𠂔

也者誤 旨者衆也金文或加从止蓋謂人有平旨以止之

故訓為治此鼎變止為𠂔與小篆同𠂔者止之譌猶奔

字本从三止鼎後變而从三𠂔克鼎及石鼓文矣𠂔从平得誼

兼以為聲故𠂔聲之字如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皆讀如臬

與𠂔同音與言𠂔等字為雙聲此又平𠂔同讀之證也

𠂔讀如臬故古亦借𠂔為之說文分部雖誤然就諸字

音誼求之尚可得其脈絡世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

或不以此說為誕也

勞蒺大命

勞鼎文作𠂔象兩手奉爵形單伯鐘勞蒺大命𠂔伯敦

蓋有勞於周邦字皆如此作古之有勞者奉爵以勞之
故以兩手奉爵齊子仲姜鑄鞶叔有成勞于齊邦齊侯
鑄鐘堇勞其政事字又作焚則與小篆勞字為近矣漢
古以為勤字

肆皇天亡吳臨保我有周

功肆古肆字諸家讀為肆案聘禮記問大夫之幣俟于郊
為肆注古文肆為肆則古肆肆二字通吳諸家讀為數

案無數古通作無射吳从目从矢矢著目上意亦為射

殷虛卜辭有此字

殷虛書契前編卷五
第九及第三十九葉

此云肆皇天亡

射臨保我有周與詩大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語意正

同臨猶保也大雅云上帝臨女又云上帝不臨

不玼先王配命

不玼孫比部讀為丕鞏詩大雅云藐藐昊天無不克鞏

又云永言配命

取天庥畏

取天庥畏吳中丞讀為昊天疾威古文庥字說見上
疑疾之本字象人亦下箸矢形古多戰事人箸矢則疾
矣

司余小子弗徂邦菑害吉冊二四方大從不靜烏虜二余

小子家湛于龔永玼先王二曰父厝余唯肇二先王命二

女辭我邦我家內外恣于小大政

恣讀為蠢蠢作也出也

見下

𠂔朕立

𠂔未詳立古文以為位字番生敦云𠂔王立

𠂔二許二

易震雷𠂔𠂔鄭注𠂔𠂔恐懼貌許許猶𠂔𠂔也

上下若否

若順也書盤庚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

𠂔四方死毋𠂔

𠂔古粵字小篆作粵猶霸之譌為𠂔

說文古文如此作

矣死古